

先撥志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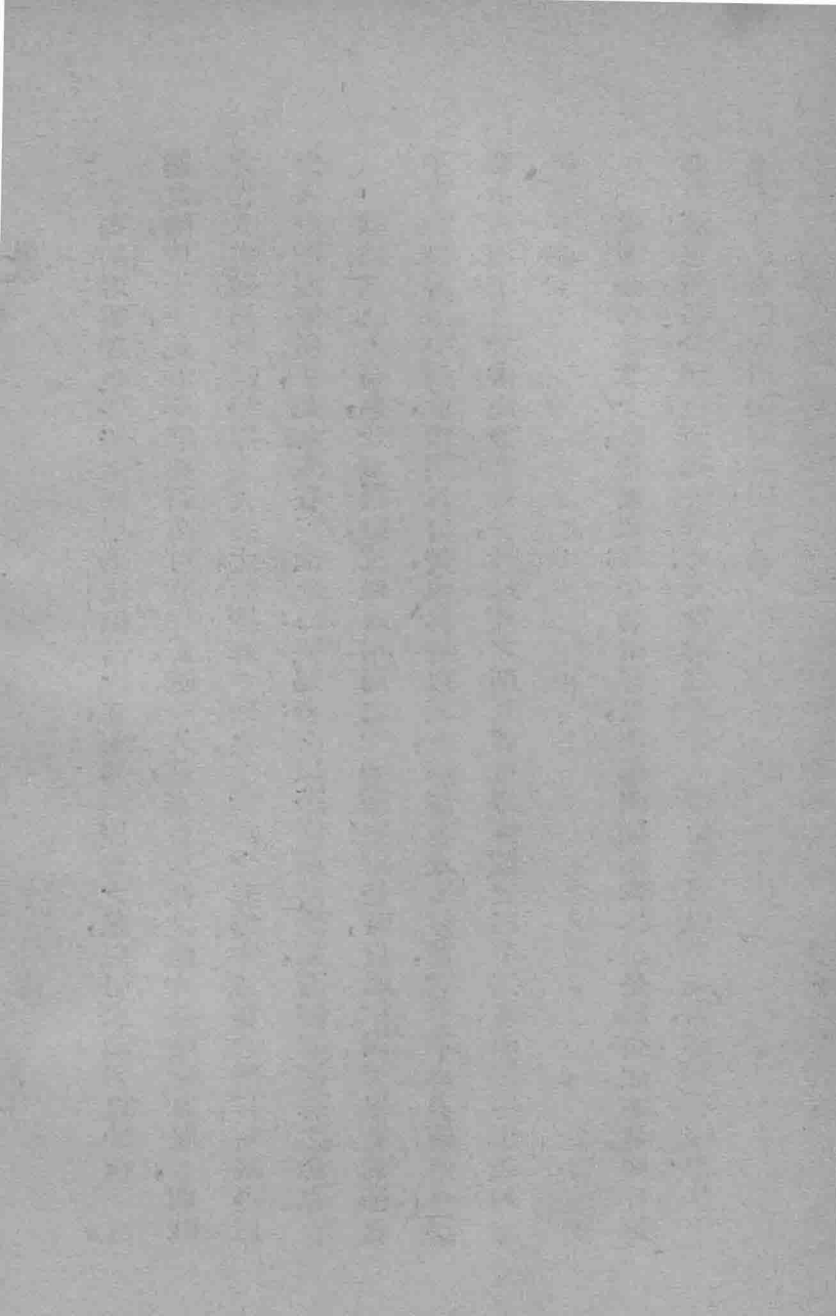


敘

蜀碧者哭蜀也。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，而憫邵捷春之愚，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蜀之險，甲天下，絕其要塞，雖百萬可立挫焉。賊一入寇，秦良玉扼之，向非賂陳奇瑜脫去，則賊之亡久矣。嗣昌委賊於蜀，夫人知之，而捷春不知也。撤夔萬之藩籬，守重慶之門戶，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，此其罪在誰哉？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，而憫邵捷春之愚也。

獻賊之三入蜀也，分道屠戮，流血成川，蜀之受禍極矣！當是時，自縉紳以至氓庶，盡節者不可勝數。而閨中婦女，或閉戶自焚，或罵賊以死者，無算也。戎馬倥傯，其事不必盡傳；傳者，又莫由表述。筆之於書，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，則死者可以無憾。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

曩者，余嘗論其大略，特未暇詳。今余弟馨泉，採擇成編，頗爲詳悉，是固余之志也。嗚呼！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，而殘忍若此！天實爲之耶？抑人事使然耶？覽是集者，必將有嘆息江下而不能已者已。故曰蜀碧者哭蜀也。



卷一

起戊辰止癸未

戊辰〔崇正元年〕

冬十有二月，陝西賊大起。陝西連歲大祲，平涼延安間，饑民相聚爲盜。首亂者王子順，苗美，張聖，姬三兒，王嘉允，黃虎，小紅狼，一丈青，龍得水，混江龍，掠地虎，上天猴，闖王，孟良，劉六等，名目甚衆。督撫討之，久無成功。其後併小爲大，李自成，張獻忠，虎視臨張秦，楚，豫，蜀之間，戰無堅陣，攻無堅城，肝腦塗中原，而明社屋矣！

丹稜學博何修云：天啓間，蜀大旱，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。拜章者伏地彌日，及起，守詢之，云：「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，章出甚遲。」問議何事，云：「戰場始於陝西。」至崇正初年，秦中賊果起。〔修，明季遵義人。〕

己巳

四川地大震。〔是後不書四川，所紀皆蜀事也。〕

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

秦蜀二境，輦柝相聞；賊既亂秦，蜀豈無知？而瞿塘劍閣間，不聞修邊備，實軍儲；袖手以待賊入，何與備敍歲次，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。

甲戌

敍州母猪洞。銅鼓鳴，聲聞一晝夜。

二月，流賊張獻忠，始自楚犯蜀。獻忠陝西膚施人，本將家子。少時從軍犯法，得總兵陳洪範救免；刻桷檀爲洪範像，事之。其爲賊也，與羅汝才同起。獻忠身長而瘦，面微黃，鬚一尺六寸，僂勁果俠，軍中稱爲黃虎，又號八大王。二月，自鄖陽渡漢，犯襄陽，連陷紫陽，平利，白河等邑，遂入四川。

賊陷夔州府及大寧、大昌、開縣、新寧諸邑。賊至大昌，人皆走避。有羅傑者，獨坐室中，正衣冠，閱書史；賊入，罵之，遇害。

賊犯梁山，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。原以中書家居，賊至，集鄉勇，與戰箐銑間。伐大

松盛山徑，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。又以毒矢射賊，中者見血立斃。賊敗，退入巴州，爲川兵所破，去攻太平。石砭女士司秦良玉，將兵至夔，蜀撫劉漢臣，運長壽之米，順流濟師。賊知

有備，不敢攻。太平圍解。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，以蜀人治蜀兵，不許。

賊攻保寧，不下；走犯廣元，城上發礮石擊之，遁。賊攻保寧，推官張一鶚，按臣劉宗祥，川北道夏時亨，共謀守禦，不能下。走攻廣元，圍七晝夜，城上人發礮石擊之，賊遂遁。

方賊犯彝陵，松滋，入歸巴萬山中，荊州推官劉振纓，提施兵從戰香溪壩，平陽壩，斬獲殊衆。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，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，鄧玘有胡地冲之捷，許名成有仙女山之捷；當時川撫若董石砭兵，力扼巫夔，不令得人，諸鎮戮力，可望成功。迺施兵以援荊東下，舍之勿追；夔關天險，無一人敢誰何，此賊入蜀之始也。

乙亥 丙子

先是賊既退秦楚間，藩封數陷。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，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，以書諫曰：『高皇帝衆建藩輔，甚置繡錯，數年以來，陪命亡氏，失其國家。此數王者，非真有敗德失道，見絕於天也。直以擁富貴之費，狃便安之計，爲賊所利，而不思自全，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？今楚氛日惡，秦關失守；曹闖，姚黃，〔時姚黃賊初起〕陸梁左右；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。夫全蜀之險，在邊不在腹。若設重戍於夔門，劍閣，誠足自固。否則黃牛，白帝，亦屬彝庚；黑水，陽平，更多岐徑。迺欲坐守門庭，謂爲設險，不可解者一也。往者蘭曾

撲滅，獻賊逃遁；止以藹兵力有虧，獻地利不習。今者荆襄撤其藩籬，秦隴寒其唇齒；揣量賊情，益無瞻忌。而欲援引前事，冀倖將來，不可解者二也。至於錦城之固，不及秦關；白水之險，寧踰湘漢？此可恃以無虞，彼何爲而失守？且城如孤注，救援先窮；時及嚴冬，長驅尤易。累卵不足喻其危，厝火不足明其急。而猶事泄泄，以幸苟免；不可解者三也。爲殿下計，宜召境內各官，諮諏謀議。發帑金以贍戍卒，散朽粟以慰饑民，出明禁以絕斷養蒼頭，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。募民兵以守隘，結羣目以資援。政教內修，聲勢旁振，則可易危爲安，轉禍爲福。苟或不然，蜀事誠莫知所終矣！竊爲殿下危之。」王不能用。（吳江南人才辯闊達，有謀略，後殉難於蜀。）

丁丑

閏四月，雅州地震。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。敘州，建武，瀘州，越雋，皆同日震。

五月，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，連陷南江，通江等邑，尋退去。（自成出身事見正史，此處從略。）

劍州大水。先一日，沿灘巨石數百，皆反覆無定。及水至，民登州堂以避者免，餘俱漂沒，黃腸凶具，架屋櫛者壘壘。

九月，龍安地震。榮縣黃時太家地鳴，聲聞半里。工科給事中吳宅英言於朝曰：

「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，壯丁死於瘡痍，老弱困於騷動，以此城邑空虛，關梁不戒。賊蹈瑕抵隙，連陷南江通江二邑。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，易視賊。占曰：『地震主兵。』又曰：『地鳴者，伏屍流血，災不徒設。』臣竊憂之。」（宇英潼川人）

十月丙寅，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，總兵侯良柱戰死。李自成，混天星，過天星等，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，分其軍爲三：一由黃壩攻七盤關；一由梨樹口，麥坪入廣元；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，土門塔，向白水。侯良柱壁廣元，賊至力戰，死於陣。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。（良柱陣亡，有屍無首，後削生前官職。）

賊陷昭化，知縣王時化死之。初五日，賊分兵守二郎關。初八日，從淺灘過河，破昭化，知縣王時化不屈死。

賊破劍州，知州徐尙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。先是初九日，賊攻劍門，州吏士塞石牛道，不得過。回屯江口。初十日，疾趨攻劍州。城將破，知州徐尙卿召士民語之曰：「城不可守，吾惟有死耳，爾等避之！」衆不忍去。尙卿書：「城空不可守，仗節爲誰危。苟竄那無計，殊羞孤影隨！」數語，匿於懷。于鼎與尙卿共守城，城陷，尙卿自縊死。于鼎率子姪諸

生令青等督衆巷戰，奮臂擊賊，賊怒，支解以死，子姪皆被殺。（尙卿福建舉人）

賊破梓潼。十二日，梓潼破，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，給賊曰：『家有積金，窖之江邊，願取以行。』賊善，同至園子潭，氏奮身投水死。

賊陷江油，執知縣馬宏源。賊破梓潼，二分其軍：一往緜州，一往鹽亭，一往江油。江油陷，知縣馬宏源被執，不死，尋提問。

賊攻緜竹，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。賊至緜州，彰明，安縣，羅江，德陽，漢州，聞風先潰。攻緜竹，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，令之跪，鐸大罵不屈，殺之。復脅趙氏，氏亦大罵，賊又殺之。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，避亂西山，聞賊近，恐其辱也，拔一簪授婢曰：『吾不能逃，汝速去！』萬一得生，汝主自北歸來，持此語之！我不敢爲家門羞。』囑畢，投崖死。

賊焚新都，越一日，焚彭縣。

賊掠郫縣，主簿張應奇死之。攻溫江，丞簿縱繫囚逃。

賊破金堂，典史潘夢科死之。鹽亭一股賊，抄西充，折遂寧，趨潼川，直走金堂，攻破之，夢科不屈死。自是重慶以下，皆戒嚴矣。

賊圍成都二十日。蜀王之墳柏刊焉。

冬十有二月，總督洪承疇，總兵曹變蛟，帥師援蜀，次於廣元。

初，巡撫王維章，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，相齟齬；上書言之，朝廷深以爲憂。維章守保寧，良柱守廣元。及廣元破，良柱戰沒，賊直逼成都，維章反在其下，不及接。按臣陳廷謨，雖檄總兵羅尙文集永遵，松茂之兵來援，又自以使事訖，新按臣梁士濟已至，意可弛擔。有詔維章、良柱俱落職，戴罪自贖；廷謨降三級。蓋不知良柱之死也。時輔臣劉宇亮宗人，殲於縣竹，告家難；上逮治維章，以傅宗龍代之。

戊寅

春正月，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，賊還走陝西。

是役也，賊陷州縣三十六，蜀創甚。

夏六月，秦寇再入蜀。寇由陽平，白水再入蜀，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，與蜀帥羅

尙文謀戰守，卻之。

己卯

保寧天鼓鳴。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，自動不止。

夏五月，以參政邵捷春撫蜀。〔代傅宗龍也。〕

秋八月，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。先是十一年夏四月，張獻忠僞降於穀城，理臣熊文燦責賂黃金蹄鼻千，珠琲盈斗，他貨累萬，受其降。及是年五月，獻忠復叛，攻殺知縣阮之鈿，漢東大擾。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。賜上方劍，宴於平臺後殿，上手觴嗣昌三爵。賜以詩云：『鹽梅今暫作干城，上將威嚴細柳營。一掃寇氛從此盡，還期教養遂民生。』書用黃色金龍蠟箋，後署云：『賜督師輔臣嗣昌。』

張獻忠寇蜀，官軍敗績於湯家霸。先是左良玉羅漢山之敗，〔在七月〕獻忠謀入秦。秦督鄭崇儉，率副將張應元、汪之鳳、賀人龍、李國奇扼興安。賊犯興山、太平等縣，屯於永寧關、大巴山，分水嶺，秦蜀之交界。又從義溪走馬家洞、沙子嶺，以闕合江；從鹿耳坡、高竹坪，以闕大寧。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，同副將王之綸、方國安分地拒險。八月，官軍敗績於湯家霸。之綸力戰不支，都司何明沒於陣，裨將多傷。

九月，方國安部將岳宗文、譚鉏破賊於三尖峯。

時又破之於黑水河。張獻忠、羅汝才分其軍，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，合江之萬家坡入楚。

冬十有二月，流賊羅汝才犯蜀。〔汝才綽號曹操。先豫中童謠云：『鄴臺復鄴臺，曹

庚辰

操今再來。『汝才因假以爲號。』

春，全川地鳴。

夏五月，石砭女士官秦良玉，大破羅汝才於夔州。汝才入巫山，爲良玉所扼，遂犯夔州；良玉師至，迺去。已而邀之馬家寨，斬首六百級。又追敗於留馬壩，斬其魁東山虎；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。又破之仙寺嶺，奪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場天等六人，賊走大寧。

六月，安岳紅雨，着物俱赤色。

秋七月，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。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，遣間說左良玉曰：『獻忠在，故公見重。』良玉迺圍而不攻。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，收潰卒，養痍傷。久之，自興房走白羊山，西合羅汝才，悉銳來攻夔州，官兵大潰。楚將張應元中流矢，突圍走；參將汪之鳳等戰死。嗣昌在襄陽聞之，迺進師彝陵。

嗣昌虛懷自用，又煩瑣無大略。軍行必自裁進止，千里待報，動失機宜。其駐彝陵也，偕幕士飲酒賦詩，一月不進。取華嚴第四卷，謂可咀蝗已旱，公然下教郡邑，且以上聞。朝

士聞而嘆曰：『文若其將敗乎？擁百萬之衆，戎服講經，其衰已甚，將何以戰？』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。其初至軍，即謀以蜀困賊，謂『蜀地險遠，極邊則松潘諸蠻，吾藉將士力，蹙賊而致之蜀。蜀能守則守，不能守，棄涪萬松雅之間以陷賊。秦兵斷棧道，臨白水，滇兵屯曲靖，扼白石江；我率大兵掩擊其後，驅入松潘諸蠻中，可制賊死命。』又恐蜀之門戶堅，反而決鬪，凡蜀兵之強者，輒調之以飾他備。巡撫邵捷春戲下，止弱卒二萬，守重慶。捷春憤曰：『令甲失一城，巡撫坐；今以蜀委賊，是督師殺我也。』爭之，不能得。

時嗣昌又下檄曰：『賊東走大寧，大昌，由彝陵下荆襄者，我當之；西走紫興，房竹，入秦者，左良玉當之；伺四川，走夔門，邵捷春當之。』又令蜀撫樂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，專守夔門。用楚大兵從房竹逼賊於大寧，大昌，勢如圓盤，點滴不漏。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，堅守各隘。會隘將覃思岱，楊茂選者，不相能，思岱陰中茂選，捷春不察，立召茂選斬之，即以兵屬思岱。一軍皆怨，相率委去，賊遂從此隘入，諸隘駭散。賊直斬夔關，從白馬渡過江，壁達州，西關，蹂及蓬縣矣。〔見研齋文集。〕

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。時知縣州陸遜之罷官歸，捷春遣往按行營壘。過秦，秦冠帶佩刀出見，左右男女十餘人。然能制其下，視他將加肅。爲陸置酒，歎曰：『邵

公不知兵，吾一婦人，受國恩，應死，所恨與邵同死耳！』之遜請其故。良玉曰：『邵公移某自近，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，固已失地利矣。賊在歸巫萬山之上，俯瞰吾營，鐵騎建瓴而下，張令破，次及我，我敗，尙能救重慶之急乎？且閣部驅賊入蜀，無知愚皆知之。不及此時爭山奪險，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，此覆軍之道也。』

九月，張獻忠陷大昌，總兵張令死之。捷春收兵扼梁山。先是萬元吉駐巫山，邵捷春駐大昌，相聲援。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，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，水淺地平，難持久。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爲第一隘，而夜叉巖、三黃嶺、磨子巖、魚河洞，下涌諸處，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。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，三黃嶺，窺下馬渡，無備，破之。元吉急檄諸將，邀之於譚家嶺，七箐坎乾溪，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，捷春用羅洪政、沈應龍二將兵助之。已而獻忠從竹茵坪突過淨壁，進屯開縣。嗣昌聞蜀兵潰，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，斬以殉。

是時張令中流矢死，石砮軍亦覆沒。令故奢崇明降將，年七十餘，能馬上用五石弩，中必貫革，忠勇善戰，軍中號神弩將，捷春倚之。然性輕敵，時有賊策一騎於山，呼其壘曰：『誰是張將軍？』令易之，躍馬出，賊曰：『若善弩，今用相報。』發矢中項以歿。

良玉兵既敗，單騎見捷春曰：『事急矣！盡發吾溪洞之卒，可二萬。我自餽其半，半餽之官，足破賊。土官家調兵，用一箸一帶者最急。箸以能飯者畢至，帶則掃境盡出也。』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，而蜀無見糧，峒寨之人詎可信？遂謝良玉言不用，自收其兵扼梁山。

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：『某降有日矣，而公不我用，有疑我心乎？』邵曰：『軍機大事，汝新從賊來，固不能無疑。』賊曰：『吾從賊久，恨失身，欲圖報國。公疑則速殺我，否則當早用吾計！今賊大衆既疲，乘饑可滅。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，雖百萬衆，無能破之矣。』捷春從之。賊盛言諸賊山中所窖金銀處，以動將士。而道上所遇，皆餓殍無人色，其死者剖其腹，盡草樹皮。謂可信，迺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，皆覆沒焉。

捷春退屯緜州。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，獻忠以梁山河水深，不得渡，謀於汝才曰：『達州河淺，不如自開縣西走，復東向而趨達州。』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，保達之郊，獻忠不敢爭；賊遂渡河，長驅深入。捷春退屯緜州，扼涪江。

賊趨漢中，趙光遠、賀人龍拒之，復走巴西。捷春既扼涪江，賊聞，疾走劍州，越廣元，將從間道趨漢中。趙光遠、賀人龍拒之於陽平，百丈二關，不能進。迺踰昭化，復走巴西。張

應元合楚蜀兵，邀之於梓潼，戰小利。賊反鬪，被衄。蜀將曹志耀、王光啓、張世福力戰卻之，降將張一川等陣亡。涪江軍聞之，遂潰。

賊屠緜州，捷春歸成都，賊逼成都。

賊從緜趨攻內江，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，設

守。賊至，文與戰，大敗之於東瓜崖，殺其渠魁曰曹四。賊因偃旗鼓，疾走成都。成都城龜形，其下皆盤石，惟北角樓用土填築，少瑕。賊夜至，穴城數處，將穿矣。城中出董卜蠻者，與之戰，賊大敗，殺其卒萬人，迺遁。

冬十月，參足突入玉井。

占曰：『虎狼暴害。』其時獻方蹂躪四川，蓋其應也。

十一月，逮邵捷春論死。

嗣昌先以大昌失事，糾捷春罪，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。捷

春爲人清謹，有惠政，士民哭送者載道，舟不得行，競逐散旗官，蜀王疏救，不聽。

楊嗣昌進軍駐重慶。

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，饗士於保寧，用猛如虎爲正總統，張

應元副之，令率其軍趨緜州，諸將分屯要害。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，遏蓬溪，以待賊。時賊屯安岳周里場，知官軍至，宵遁。如虎選騎逐賊，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，以截賊歸路。是月也，賊縱掠什邡、縣竹、安縣、德陽、金堂，所至空城而遁。復由水道下簡資。嗣昌徵諸將合擊，皆退縮，賊遂陷榮昌、永川。

十二月，賊陷瀘州，知州蘇瓊死之。瓊江南進士，城破，正衣冠，向闕拜泣，坐堂上，賊至，不屈死。

時嗣昌在重慶，下令赦汝才罪，降者授官，有擒斬獻忠者，賞萬金，爵通侯。次日，堂皇廚福，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，賞銀三錢。嗣昌瞠視咄叱，疑左右皆賊，勒三日進兵。會雨雪，道斷，再戒期視師。三檄賀人龍，不至。

初，嗣昌憂左良玉跋扈，私許賀代左爲平賊將軍。已而良玉有瑯琊山之捷，謂賀且需後命。良玉聞之，不說，二將以是怨望。元吉進曰：「軍心未一，不可以戰。盡令前軍蹠賊，後軍爲繼，中軍從間道出梓潼，扼歸路，以徐候濟師，此萬全策也。」嗣昌有驕色，曰：「賊易與耳，焉用分兵示弱耶？」至是，獻忠破瀘州。瀘州城三隅，形銳而面江，止立石站一路，可北走。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搗其老巢，伏兵傍塞玉蟾寺，蹙賊北竄永川，逆而擊之，可以盡殲。已而抵立石，賊營先移，秦師屯小市廟，隔水而陣。賊渡南溪，秦兵縱之，遂越成都，走漢州，德陽。元吉單騎至藉田鋪，賊渡縣河，入巴州。

嗣昌既詘，監軍謀不用，將以明年正月，自統舟師赴雲陽。檄三軍陸行，疾趨追賊，毋令他佚。諸將迺盡從瀘州蹠賊後，賊反而東走，諸路盡空，不可復遏。於是自巴抵達，及於